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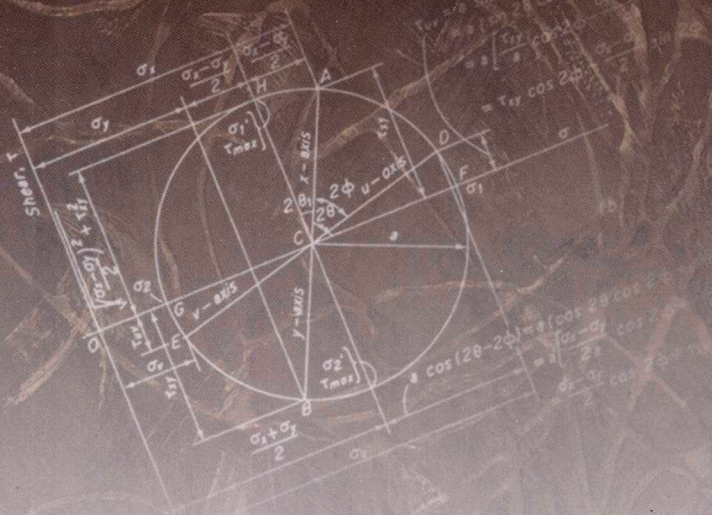
ΤΕΥΚΡΟΣ ΜΙΧΑΗΛΙΔΗΣ

Πυθαγόρεια εγκλήματα

毕达哥拉斯谜案

[希腊] 特福科洛斯·米哈伊里迪斯 著

姚人杰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ΤΕΥΚΡΟΣ ΜΙΧΑΗΛΙΔΗΣ

Πυθαγόρεια εγκλήματα

毕达哥拉斯谜案

[希腊] 特福科洛斯·米哈伊里迪斯 著

姚人杰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毕达哥拉斯谜案 / (希)米哈伊里迪斯著;姚人杰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7-80225-972-0

I. ①毕... II. ①米...②姚... III. ①长篇小说—希腊—现代

IV. ①I54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37129 号

ΠΥΘΑΓΟΡΕΙΑ ΕΓΚΛΗΜΑΤΑ

by ΤΕΥΚΡΟΣ ΜΙΧΑΗΛΙΔΗΣ

Copyright © 2006 by POLIS Publishers and Tefcros Michaelide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New Star Press in conjunction with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毕达哥拉斯谜案

(希)特福科洛斯·米哈伊里迪斯 / 著 姚人杰 / 译

责任编辑: 李梓若

装帧设计: 林 涛 秦 巍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960×1230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73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一版 2010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972-0

定 价: 25.00 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楔 子

紫罗兰色的葡萄藤、粉红色和紫色的柴藤、金银花，还有四处蔓生的常青藤——所有的草木都在准备欢迎她。银莲花、雏菊、甘菊、罌粟花，这些花朵仿佛给大地铺上了一层色彩斑斓的厚地毯，供她踏足。飞蝇、蜜蜂、蝴蝶、瓢虫，各种昆虫似乎为她织出了一条轻薄的长袍。大自然里的所有生灵都穿上了盛装，欢迎女神珀尔塞福涅^①重回大地。

① 在希腊神话中，珀尔塞福涅是农业与丰产女神得墨忒尔与宙斯所生的女儿，被冥王哈德斯绑架到冥界，得墨忒尔思女心切，四处寻找女儿，致使大地上万物停止生长。宙斯最终得知女儿的下落，派赫尔墨斯去接回珀尔塞福涅，但冥王耍了诡计，事先说服珀尔塞福涅吃下六颗石榴籽。于是，珀尔塞福涅每年会有六个月待在冥界，那时地面上万物枯萎；当她重返大地后，得墨忒尔与女儿团聚，大地上万物又开始生长。——译者注

本书所有注释均为译者注，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希帕索斯坐在海边，也在欢庆女神珀尔塞福涅的归来。他在毕达哥拉斯学校里的漫长学习已经告一段落。他通过了所有考验——甚至连最难忍受的静默测试都已通过。静默测试肯定是要求最为苛刻的考验。他已经获得了资格，将被接纳为毕达哥拉斯兄弟会的正式成员。希帕索斯坐在沙滩上，手里拿着一根棍子，打算要在无人的室外做一件事情，那是在他还是个学生的这么多年里都被严令禁止染指的一件事：他要尝试解决一个他自己琢磨出来的几何问题。

这个问题困扰了他好久好久，纠缠在他的梦境里，让他每晚夜不成寐。他曾经无数次秘密地尝试解决这一问题，在沙地上画示意图，让他的问题不再那么难以捉摸。可是，每当听到脚步声传来，他就总会慌了神，赶紧将示意图抹去。毕达哥拉斯学校里的规矩一点也不含糊：学生不许独自研究几何问题。至于违规者所要受到的惩罚，从来就是不容更改的——他们将被永久驱逐出校门。

只不过，现在情况迥然不同了。他如今是一位数学家，有责任去探索和揭开问题的真相，将结果提交给毕达哥拉斯兄弟会，接受评判。倘若他的发现被兄弟会成员认可，他们会将其添加至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知识体系，功劳全部归于老师一人；然后，在加上七道封印后秘密保存，只允许兄弟会的成员阅览。

希帕索斯常常扪心自问，将知识当做秘密保存的做法到底对不对。他听说，在希腊的另一头的爱奥尼亚，人们对待

知识的做法就截然不同。在爱奥尼亚,无论是谁,只要他认为自己发现了某项真理,就直接去艾菲索斯或者米利都^②的集市,向全世界大声公布自己的发现。哲学家在大庭广众之下捍卫自己发现的真理,当面听取各种反对与批评,然后进行回击,通过这样你来我往的对话,只要有学习的意愿,知识和真理就能为你所拥有。但是,无论希帕索斯何时想起这种获取知识的方法,就会被自己不敬的念头吓破胆,努力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情上。

应该这么说,今天他的心思被别的事情占据了。他在沙滩上画了一个正方形,然后尝试将各种不同的线条连接起来——把垂线连至对角线上,让这些线条再连接至其他的垂线。他时不时就打算放弃,把所有图形都抹去,用脚将沙滩抹平,然后重新开始。有些地方就是不太对劲儿。

当太阳落下时,希帕索斯依然在忙活。他陷入了沉思,没有听见渐渐走近的赫默劳斯的动静。

“你在哪儿?我们很想你。我以为你既然通过了静默测试,肯定会想和我说话儿。”

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等级划分中,赫默劳斯的地位恰好希帕索斯之上。他也只不过是数月之前通过考验,从学生的宿舍搬到数学家们居住的楼里。在作为学生的见习期间,两个年轻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但赫默劳斯的提升令两

^② 艾菲索斯(Ephesus)和米利都(Miletus)皆是古希腊城市名,位于现在的土耳其境内。

人暂时分开。现在,他们又重新平起平坐,赫默劳斯迫不及待地想要重叙昔日的友谊。

希帕索斯一脸茫然地望着赫默劳斯。“万物皆数。”他呢喃道。赫默劳斯吃不准希帕索斯到底是在对他,还是对空气说话。“万物皆数。”希帕索斯又重复了一遍,用恳求的眼神望着赫默劳斯。

“这句话?我知道。老师就是这么说的!”赫默劳斯答道,话语里稍带揶揄之意,这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人惯常使用的说法,他们将所有知识都归功于老师毕达哥拉斯。

“那么……”希帕索斯激动地质问,手指着他先前在沙滩上画出的图形。

赫默劳斯一脸困惑,弯下身仔细端详。希帕索斯解释着他画出的图形,赫默劳斯则在一旁全神贯注地倾听。等到解释完毕,赫默劳斯明白了希帕索斯要说什么。

“你是对的。”赫默劳斯承认道,话音里流露出恐惧之情,“但你可否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我建议你暂且不要轻举妄动。你一定要仔细考虑清楚,要不要将此事公布,以及要说些什么。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要轻率行动。晚饭时间到了,我俩快迟到了。”

“你知道我们手头拥有了什么?”希帕索斯问道,他并不是真的在提问,而是要发泄心中的郁闷。

“不管怎样,肯定有用处。”赫默劳斯答道。他俩哈哈大笑起来。

第一章

前门传来的不间断的敲门声将我吵醒。我听见玛莎去开门的脚步声,紧接着是房门打开的嘎吱声,来人操着陌生的嗓音,接着整座房子鸦雀无声。然后,是玛莎快步向我的卧室走来的脚步声。她尽管已经八十多岁,做起事来还是干劲十足,风风火火,把家里的大小事情都料理得井井有条,一切尽在她的掌控之中。

玛莎十岁时就来到我家,负责服侍我外公康斯坦蒂诺斯·马乌罗利昂。四年后,我母亲出生,玛莎被指派照顾这个新生儿。自打一开始,玛莎就很疼爱这个婴儿,给予她的温柔呵护自己从未得到过。我外婆整天忙忙碌碌,活跃于社交圈里,是个性情冷淡的母亲;母亲没有任何兄弟姐妹,全靠玛莎以最体贴的方式填补了母亲生活里的空白。我母亲是

外公外婆唯一的孩子，可能是他们只想生一个孩子，也可能是他们只能生下这一个孩子。

母亲十八岁时嫁给了工程师亚历克斯·伊格瑞诺斯，玛莎也随着母亲一道来到了新家；在我出生之后，她又变成了我的保姆。有时候，我认为她依旧在担当我的保姆一职，尽管我现在已经五十多岁，而且严格地讲，玛莎如今是家里的女管家。

“米海尔，你睡着了么？”她在房门外问道。

“没有，亲爱的，我醒着。出了什么事？”

“楼下来了个警察。他说是来找你的。”

“找我？他说明来意了吗？”

“没有。他说是为了一些紧急情况来找你。他表示道歉，但却说他务必要见到你。”

“告诉他，我五分钟后下楼。”

我迅速穿好衣服，走下楼。一位年纪轻轻的警察坐在客厅里的沙发上。我一进客厅，他就赶紧站起身。

“米海尔·伊格瑞诺斯先生？我是安东尼奥警官。很抱歉大清早就来打搅你，可我们需要你的帮助。你认识一位名叫斯特法诺斯·坎达茨斯的先生么？”

我的心脏扑通直跳，感觉血液从头部往别处流，导致面无人色。我注意到警官提问时使用了动词过去式^①。“我认

① 警官提问时使用动词过去式，从而引起米海尔的猜测。这一点在中文语境里难以表达出来。

识他么？你为什么要用过去式？斯特法诺斯·坎达茨斯是我的一位极好的朋友。昨天下午我俩还碰过面。”

“伊格瑞诺斯先生，我十分抱歉。”警官回道，“今天清晨，斯特法诺斯·坎达茨斯被人发现死于家中。探长要我问问你，是否愿意和我一道去趟他居住的公寓。”

我十分艰难地咽了口唾沫，想起了可怜的斯特法诺斯。“可他怎么会死？我的意思是……他昨天还好好的。他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并不清楚具体细节。显然是公寓的女房东发现了他的尸体。也是这位女房东告诉我们，你昨天下午见过斯特法诺斯。你也知道，他没有亲戚。所以，探长想让你过去辨认一下尸体。”

“我马上就和你动身。请给我几分钟时间，好做点准备。在你等候时，女仆可以为你拿些喝的。你要茶还是咖啡？”

“谢谢，什么都不需要。伊格瑞诺斯先生，我会在这儿等你。”

斯特法诺斯居住的公寓位于丽卡贝托斯山脚下的那不勒斯区。公寓只有一间房，在庭院里有公共厕所——他在雅典的一所中学里当数学教师，微薄的薪水仅能供得起这样的公寓。他的学术成果和教育资历本可以稳稳当当地谋得一个大学里的教职，但维尼泽洛斯^②领导的政党认为斯特法诺

② 维尼泽洛斯(Eleuthérios Venizélos 1864—1936)：希腊著名政治家，曾多次出任希腊首相。

斯不够忠诚,另一方面,保皇党人认定斯特法诺斯是民主主义者。这一尴尬的处境意味着,斯特法诺斯不仅要无奈地满足于一个中学教职,还得一直生活在恐惧状态下,无时无刻不担心爆发政治动乱,或者某些政治新贵得势,将他从首都流放到外省,又或者将他开除教职(当然会有一个精心构思好的借口)。

除了在学校里教书,斯特法诺斯的全部精力都扑在了数学研究上。我是他与外部世界的唯一联系。我俩每周会一次面,下几盘国际象棋,从学生时代起,国际象棋就是我俩的共同爱好。有些时候,我俩会聊起数学,这又是我俩的一项共同兴趣。尽管我已经将数学局限在生活的一小部分中,而不是像斯特法诺斯那样,任由数学取代生活。

我俩会轮流在各自的家中碰面下棋。对我来说,去他的那间潮湿发霉的住所,不亚于一次大考验,尤其是在冬季时,但我鼓不起勇气,不敢提议每次都在我家见面,害怕那样会打破两人间的平衡关系。斯特法诺斯似乎浑然不知,不明白他的寓所与我家中的那间一年四季温暖如春、铺着厚地毯的会客厅之间有何区别。而且,与斯特法诺斯的友谊在我眼中弥足珍贵,我不敢冒险让不明智的建议破坏这份友谊。

于是,每隔一周的星期四,我俩就会一起在他家喝着温吞水泡制的、味道寡淡的花草茶,同时我在脑海里幻想着家中的上好茶叶和银质茶壶,玛莎总能确保茶壶中的水一直滚烫。我俩下棋、聊天,从傍晚五点一直聊到晚上九点,然后我就打道回府。现在,安东尼奥警官却告诉我,昨天是我与斯

第二章

巴黎

国际数学家大会

1900 年 8 月 8 日,星期三

索邦大学的报告厅里人满为患。

我之前就得到过提醒。“希尔伯特^①的讲座将会座无虚席。”人人都在说,“如果你想占个座,就早点去。”1900 年的时候,数学还在我的生活里扮演重要角色,但我并不想在巴黎浪费一个夜晚。我不打算只为了能早起去听一堂讲座就放弃巴黎都市的夜生活,即便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国际数学家

① 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 1862—1934):德国数学家,他领导的数学学派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数学界的一面旗帜,被誉为“数学界的无冕之王”。

特法诺斯一起度过的最后一个星期四。

我和警官一道步行去斯特法诺斯的住所，清早的寒风吹在我的脸上，我却对它感恩不尽。我们一共走了二十分钟，才从我家到达斯塔迪欧大街。庭院的入口堵着不少好奇心浓厚的看客，警官向他的手下做了个手势，我俩顺利通行。我们踏进那间我很熟悉的斗室，正在弯腰检查床上尸体的那名法医侧立一旁，然后我看见了斯特法诺斯。他仰卧在床上，双目紧闭，脸颊呈现蓝紫色，嘴唇几乎变成了黑色。我发觉自己的双腿在颤抖。在我面前躺着的，不仅是我结交的唯一的一位真朋友，还是我的青春岁月、我的人生中的一段完整的篇章、一段在此刻了结的篇章。出于本能，我紧紧抓住安东尼奥警官的胳膊，只有这样，我才不会顿时晕厥倒地。

大会；即便讲演者是鼎鼎大名的大卫·希尔伯特，也是我求学的那所大学里的教授；即便这堂讲座有一个诱人的名字：“论数学的前景问题”。

讲座的名字已经表明，这不会是一次瞄准特定数学问题的普通讲演。那类讲演会向听众介绍某条定理的证明，或者依靠推演得到某一个数学问题的解答。在数学会议上，常常可以听到那类讲座，自然（也是必要的），每一次的讲演都为未来的一门宏大的数学理论的建构添砖加瓦。自然而然，和所有的科学门类一样，这种讲座是数学理论得以推进的首要途径。可是，除了那些整天沉迷于数学研究无法自拔的学究，很少有人会喜欢聆听那样的讲座，更少有人能听懂那些只有专注于某一数学领域的专家才掌握的技术细节。与那些讲演不同，希尔伯特的讲座将是一次全景式的俯瞰，一次对数学学科的全局式理解——在 20 世纪初，只有极少数的数学家有能力进行这样的归纳与总结。

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希尔伯特的这堂将要推出的讲座都是哥廷根大学里的热门话题。从他接受庞加莱^②的邀请、计划在数学家大会上讲演起，素来冷静自若和无拘无束的希尔伯特就被焦虑的情绪缠上了。他开始和密友赫尔曼·闵可夫斯基^③频频通信，之后又和苏黎世的一位教授飞鸿传书，

② 庞加莱 (Jules Henri Poincaré 1854—1912)：法国数学家，对数学的多个领域及物理学均做出了重大贡献。

③ 赫尔曼·闵可夫斯基 (Hermann Minkowski 1864—1909)：德国数学家，曾经担任过爱因斯坦的老师。

想要确定讲演的话题和内容。大概是闵可夫斯基首先提议对数学的前景进行全景式的展望,这也是对庞加莱在三年前于苏黎世召开的第一届数学家大会上的致辞的一种回应。闵可夫斯基形容庞加莱的致辞演讲“陈词滥调、无聊至极”,建议他的密友用一次富有生机、强劲有力的讲演作出回应,也可视为向法国数学界提起的一次挑战。

希尔伯特大概没有像他的朋友一样准备发动一次“数学踢馆”。他过去曾在巴黎生活过一段时间,差不多认识所有的法国数学家。不管怎样,他更愿意将自己可能拥有的对论战的“爱好”放在他的国人身上,或者至少是德国人所代表的精神状态与人生态度。在 19 世纪末,欧洲科学圈的主导思想是德国生理学家埃米尔·杜波依斯-雷蒙德的理论,他在电生理学领域进行了前沿性的研究(他是最早将肌肉收缩与电流联系起来的科学家之一)。在他科学研究生涯终结时,杜波依斯-雷蒙德转向了哲学;他的主要论点可用一句话来概括:“*Ignoramus et ignorabimus*”;即“我们现在一无所知,将来会继续一无所知”。他坚信,人类对自然的了解存在界限,超过那条界限的知识,人类将永远无法触及。杜波依斯-雷蒙德宣称,无论科学发展至多远,总是会有人类无法解答的问题。

年轻一代的科研人员断然拒绝苟同于这种悲观的态度。希尔伯特本人就不断宣称,每一个问题都会有一个解答,只要有系统地、有章法地努力寻找问题的答案。做一次展望未来的讲演,按照优先度的顺序提出一系列问题,那样应该

会引起数学家们的兴趣,这个主意在希尔伯特看来是一次大好的机会,可以把他对杜波依斯-雷蒙德宿命论论调的驳斥公之于众。他撰写了大量草稿,在他的大学同事面前组织了多次“彩排讲演”。甚至直到最后一刻,希尔伯特依旧在增删章节,改动各部分的次序,重新斟酌和修改他的措辞。到了最后,他错过了提交论文的最后期限,因此在大会的日程表上的任何角落里,都找不到这次讲演的信息。

只是,这些讨论引起的反响已经传到了我的耳朵里。在1900年的德国,大学教授与学生之间的鸿沟几乎是一种成规。希尔伯特本人并不怎么把这种等级制度当一回事,在个人生活里更是毫无顾忌地打破各种陈规。他会和学生一道;在镇子上的咖啡馆里打台球或者喝啤酒,而且这一幕并不是一道难以见到的风景,可他这样的行为引起了别人的反感,要是说句悄悄话,就是哥廷根保守狭隘的学术圈对希尔伯特的行径有所批评。因而,就算希尔伯特想要听取某几个得到他另眼相看的学生的意见(我要自夸一句,我也是那几个学生之一),他也不会冒着得罪同事的风险,像和同事一般地与学生进行学术讨论。

唯一能将这种教授与学生的等级结构搁置一旁的场合,就是那些年差不多德国每个大学均会组织的传统远足活动。经常是在星期三下午,或是在假期时,教师与学生一起,大批人离开市镇,沿着莱茵河畔远足,或者到附近森林苍翠的山岭去爬山。他们穿着适合户外活动的茄克衫,宽松的裤子,膝盖下面打着绑腿,穿着厚羊毛袜和远足靴,平日里缄默冷

淡、高不可攀的教授此刻就会放松下来,和学生亲切而开放地谈话。下萨克森州绿意茵茵的郊野花香浓郁,使师生们很容易就迈出普鲁士的严格纪律的约束,培养出更为亲近和热情的人际关系。当然啦,在他们回到大学的围墙里之后,秩序又立刻复位,仿佛哥廷根的那座建于中世纪的著名要塞不仅确定了市镇与民居的界线,还支配了哥廷根居民的处事方式。

正是在一次这样的远足时,我第一次听见希尔伯特向利克斯·克莱因^④提起,他被邀请为明年8月于巴黎举行的数学家大会上的主演讲人。我当时走在数学系主任克莱因和数学系冉冉升起的新星希尔伯特后面,欣喜不已,只因为有机会偷听到他俩的对话。希尔伯特决定在讲演时抛出数个尚未解答的问题,而不是介绍一些获得了完备解答的数学难题,克莱因对他的这位年轻同事的想法表示极强的保留意见。他本人更倾向于做一次更加传统的讲演。

“你要做的,就是介绍德国数学家们在近期取得的成果”,克莱因说,“毕竟,这些成果中的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你。你可以稍稍介绍下同行们的研究工作,然后用大部分的讲演时间来介绍你自己的工作。人们想要听到事实,而不是什么前景展望!”

“不!我不想自满地介绍自己以往的工作。”希尔伯特

④ 菲斯克斯·克莱因(Felix Klein 1849—1925):德国数学家,在数论和非欧几何方面均做出了卓越贡献。